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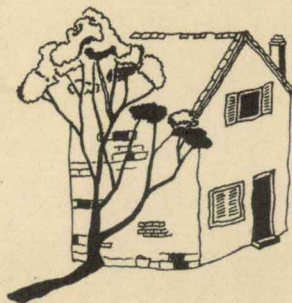


蔡小容

著

GUANGUAN JUJIU

关关雎鸠



逐渐消失的“筒子楼”生活。小空间里的闪转腾挪，
小视野的彼此窥看和小能量引发的轻喜剧……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关关雎鸠

GuanGuan JuJiu

蔡小容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关雎鸠 / 蔡小容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9-04309-4

I. ①关…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5462号

关关雎鸠

GUANGUAN JUJIU

蔡小容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虫虫工作室

责任编辑: 吴向阳 柳 清

特约编辑: 朱 成

装帧设计: 何海林

插 图: 蔡小容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75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309-4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日居月诸》到《关关雎鸠》

《关关雎鸠》准备出版的时候，严歌苓回国了一趟，我告诉她这消息。她说：“太好了，我来给你推荐！”我说，你不是2003年就推荐了吗？歌苓忽然有点糊涂，说：“我怎么记得，你这本书早就出了呀？”我说，没有，那是发表，这回才出版。已经八年过去了。

《关关雎鸠》的前身是《日居月诸》，是我在2002年写的，次年在《十月》杂志发表。在那之前《十月》都不发长篇小说，2003年拟创办长篇小说增刊，先做实验性的一期，在众多的稿源中，我这个是有争议的，它太特别，用不用它，主编也犹豫。结果是由于我的责编周晓枫全力争取：“我放着24K的，干吗要拿18K的呢？”借了她的分量，我上了。晓枫还根据我的特点，出了一个“作者自绘插图”的创意，这小说的插图就是这么来的。杂志快付印了，严歌苓恰好回国，又是晓枫替我去找她写推荐语。我从1998年起就是严迷了，可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事——我头一次尝试写的小说，就由严歌苓带上飞机去看，然后给我写下一段评语。

好像是事情的开头太好了，把运气都用光了，后来《日居月诸》蹉跎坎坷，一直未能出版。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怪我自己不会吧！不太会联系出版社，不善于经营自己的作品。24K的纯金，我却不会端着金饭碗讨饭，我只管写。小说一直躺在我的电脑里，出版的机会一年比一年渺茫，渐渐对我自己都成了一个遥远的心愿：我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够出版。在我一生写下的东西里面，我最珍爱的是它……

小说发表后我曾写过一篇后记《埋伏》，记叙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喜乐与神奇，无处不在的相逢和缘分，一切都好似苍天设下的埋伏：“上帝好像在掷骰子，他心情好，掷出既荒谬又神奇的格局。”我不知道他留着最后一颗骰子，掷到了八年之后。在这八年里，我以为他忘记了。

我在写完《日居月诸》之后，写作也陷入了停顿。多年写惯了散文，突然写出了这么个长篇小说，我一时找不到北，不知该如何继续。然后就写硕士论文，再然后，孩子来了。分娩是一道分割线：前面的日子都是前世了，其后是“现在”。我赶在“前世”的末尾，把《日居月诸》修订了一遍，之后再没有读过它。我曾经的青春、努力和梦想，都封存在它里面；它也是我写作前期十年的顶点，那些年我每天写啊写啊，最后达到的巅峰是它。

等我能再从生活的夹缝里找出点时间写字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了。久不写字，倒退到了负数，我索性连从前用了多年的笔名也弃了，从头开始吧。2009年我出了一本新书，2010年又出了一本。秋天的时候，我碰到了图书策划人虫虫，爱画画的虫虫。

虫虫高兴极了。她把小说存在手机上，走路看，坐车看，连等电梯也要拿出来看一段，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她说：“我觉得小鱼有我的影子……”我很讶异。人人读了这小说都

对我说：小鱼是你吧？唯独虫虫说：小鱼像我呢！小鱼像她，那就对了，一本书要交给爱它的人才对呀！“我非常希望有幸出版你的小说……我会尽全力做好它。”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虫虫他们在为我的书忙着，开会、讨论、设计……找对了人，就一顺百顺。先前之所以事情办不成，都是因为缘分不够，机缘未到，现在到了。人和书，都各有命运。隔这么些年，我还是“麦琪”的时候这本书怎么也出不来，原来它是给“蔡小容”留着的。

《日居月诸》也同时转了一个身，变成了《关关雎鸠》。读完这个小说，你也许会觉得“日居月诸”是个合适巧妙的题目，可惜读之前不能事先解释。这小说的每一节都用了《诗经》的一篇做小标题，那么全书的总标题，当然也得从《诗经》里出，翻遍《诗经》，只有“关关雎鸠”最好了——你一看就知道是《诗经》，它还可带出后文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这四个字本身又和小说的轻喜剧风格谐合：把这群鸟儿都关起来！它们都给关在书里面，等你来读。

余下，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关关雎鸠》写于2002年下半年，从夏到冬。那年我三十岁，已经写了十年的散文，从未写过小说。

蔡小容

2011年1月20日

1 鸳鸯.....	001	24 褰裳.....	057
2 日月.....	003	25 樛木.....	059
3 雨无正.....	006	26 鹊巢.....	061
4 伐柯.....	008	27 兔爰.....	064
5 鱼藻.....	012	28 谷风.....	066
6 巧言.....	015	29 静女.....	068
7 硕鼠.....	017	30 式微.....	070
8 女曰鸡鸣.....	020	31 东方未明.....	072
9 狡童.....	022	32 东方之日.....	074
10 雄雉.....	025	33 车辖.....	076
11 硕人.....	027	34 鹑之奔奔.....	078
12 甘棠.....	029	35 匏有苦叶.....	081
13 柏舟.....	032	36 九罭.....	083
14 墙有茨.....	034	37 小毖.....	086
15 摽有梅.....	036	38 山有扶苏.....	089
16 园有桃.....	038	39 羔裘.....	091
17 关雎.....	040	40 北风.....	093
18 十月之交.....	042	41 蟋蟀.....	095
19 月出.....	044	42 有客.....	097
20 扬之水.....	047	43 既醉.....	099
21 还.....	050	44 頍弁.....	102
22 君子于役.....	053	45 何人斯.....	105
23 君子阳阳.....	055	46 遵大路.....	107

47 殷武.....	109	73 螽斯.....	172
48 桃夭.....	112	74 何草不黄.....	175
49 采芣.....	114	75 野有蔓草.....	177
50 候人.....	116	76 噫嘻.....	179
51 黄鸟.....	119	77 干旄.....	181
52 板.....	121	78 权舆.....	183
53 绸缪.....	123	79 击鼓.....	185
54 生民.....	126	80 泽陂.....	188
55 抑.....	128	81 南山.....	191
56 燕燕.....	130	82 陟岵.....	193
57 鸿雁.....	132	83 正月.....	195
58 江汉.....	134	84 蓀兮.....	197
59 青蝇.....	136	85 小弁.....	200
60 有女同车.....	139	86 绵蛮.....	202
61 敬之.....	142	87 蟋蟀.....	204
62 我将.....	144	88 小星.....	207
63 小明.....	146	89 吉日.....	209
64 防有鹊巢.....	149	90 无衣.....	211
65 氓.....	151	91 风雨.....	213
66 长发.....	154	92 汝坟.....	215
67 假乐.....	156	93 庭燎.....	217
68 木瓜.....	158	94 相鼠.....	219
69 伐檀.....	161	95 六月.....	221
70 车邻.....	164	96 鱼丽.....	223
71 有狐.....	166	后记：两只螺蛳壳.....	225
72 破斧.....	169		

1 鸳鸯

《诗经·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小鱼把钥匙插进锁眼，向左转个90°，就势把门推开。才开不到45°，她听见一阵忙乱的躁动，伴着柏舟的一声低叫：“小鱼！”小鱼吓了一跳，又不能断然退出，走廊里每家每户的耳朵随时都在张网待捕。小鱼只好站在门里。柏舟在她的房间离门一米处并排横放了两张书架，像一扇大号屏风，虽然因此把盛夏的房间做成了蒸笼，可是碰上今天这茬尴尬事，作用就立竿见影。小鱼在这个不能动弹的时刻想，柏舟也有这档子事呀！我可想象不出，哈哈，声称接吻的意义约等于虚无的柏舟现在在干什么？书架毕竟不是屏风，柏舟的书虽又横又竖地堆了满满两架，可还是不能完全隔断视线。小鱼看着一本本书的脊梁，等柏舟出来，压低声音说：“我来拿……”柏舟快速拉开冰箱，把一个碗端出来塞在她手里，“你先走吧！我再跟你说！”

小鱼刚出门，斜对面508的房门不失时机地开了。开得舒缓妩媚，好像它的主人已经在门里静候多时，掐准了时间开门，以截住柏舟的关门。508的门里挺扭出它的主人戴菁。她穿件银灰色真丝短衫，领口开得很大，袖口更大，惊世骇俗。戴菁妩媚地望着柏舟。此时没有男性在场，她的眼睛也灼灼放电，比惯常对着男人的眼神更加意味深长。她招呼道：“柏舟今儿没去上课？”

柏舟说：“喂，本来是有课的——”她这一句，看似多余，其实绝不多余。她哪几天有课哪几天没有，戴菁比她记得更牢。有时候，戴菁在闲聊中故意说错，看柏舟有无将错就错的漏洞，探她的破绽。戴菁当然知道她今天上午没去上该上的课，但戴菁的兴趣何尝在于此。戴菁上午在房间里隐约听见柏

舟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好像不是一个人——凭她的听觉嗅觉加直觉，她感觉有个男人跟着柏舟一起进了505。戴菁立即让自己的一切动静消失。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习惯动作是半倚半靠在床沿，小腿在床边风致地晃荡。晃荡一定时候，两只拖鞋会次第掉到地板上，丁零，当啷。当时她的拖鞋已经掉下去一只了，她悄悄坐起，把另一只从脚上拔下，身子往下伏——把它无声息地放到地板上。所幸她之前在放的CD已经放完，她懒得起身去换一张，否则就没法假装不在了。戴菁不再出声，要打柏舟的埋伏。她因此以十分专注的姿势看了一个多小时的杂志。事情比戴菁盘算得还要好，柏舟的好事被小鱼撞破了。戴菁在小鱼退出来的那一刻拉开自己的门，眉眼流光地迎出去。

“喂，本来是有课的，”柏舟用这句话表明并无破绽，也用说这六个字的时间来编一个谎，“但是我今天一早起来就肚子不舒服，头也昏，浑身没有劲。我就到系里去请了个假。我想可能是昨天吃的蘑菇不好，没准儿有毒。”

“买蘑菇要特别小心！”戴菁眉目间的光彩刹那间收住，代之以凝重，一本正经地为柏舟的中毒操起心来。“我那儿还有点黄连素、泻立停什么的，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她说她“那儿”，是因为她已经走到柏舟门口“这儿”了，她自然而然地搂着柏舟的胳膊往里进。她从来没这么亲热地搂过柏舟的胳膊，顺便，对小鱼也飞个眼风：“小鱼这身裙子不错。”

小鱼突然失手，端着碗豁朗一声落地。碗里的汤汁溅到她的裙子上，也溅到戴菁脚上。偏偏就没溅着柏舟——柏舟是一定会说不有的。小鱼一叠声道歉，拉着戴菁去水房冲脚。柏舟顺势说：“好，那你们去吧。我接着躺躺去。菁菁谢谢你啊，我有泻立停，好了我再找你聊。”

2 日月

《诗经·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小鱼柏舟戴菁她们住的集体宿舍叫月诸斋，位于北区。北区是W大学的单身教工居住区，濒临北湖。月诸斋名字雅致，胜于其实。与它相隔百米还有个日居斋。日月二斋是八十年代初建造的教职工宿舍楼，结构是筒子楼模式，顶端却仿照校园里的百年老建筑式样做了飞檐，铺浅黑瓦，镶琉璃边。月诸斋的飞檐小巧，日居斋的飞檐浑厚，遥遥相对，各异其趣。这两栋楼在建成之初博得过一片赞誉，说它们既具备了现代风格，又与校园老建筑保持了一脉相连的谐和。但它们现在已经黯淡：飞檐残旧了，结构过时了。外表的浅黄色漆斑驳脱落，内里的墙壁给油烟熏得黑黄垢腻。两栋楼呈现出破败之相，但住得越来越拥挤。

按设计者的本意，日居斋是给男教工住的，月诸斋是给女教工住的。在建成伊始的确这样实行过，但逐渐实行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教职员工结了婚分不到房子，有的小孩子都上了幼儿园仍一家蜗居在此。日居斋的住家多一些，毕竟中国的传统是男娶女嫁。但也有男人嫁到了月诸斋，因为哪个单位的房子都紧张。还有日月两斋之间通婚的，找人换房不便，就白天在日居斋吃饭，晚上在月诸斋睡觉，或者反其道行之。

月诸斋的管理员是个老太太，姓吴，身材壮健，声如洪钟。吴老太把持月诸斋已有十多年了，十多年里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则定居在月诸斋101室。有老住户偶尔回北区看看，都诧异吴老太模样的一成不变：细密卷儿的头发黑漆漆贴着头皮，没长过也没短过；概略的几根皱纹在脸上画出个嚣张的脸谱，不多一根也不少一根。吴老太很凶，威凌整个北区湖



边。她在月诸斋底楼一声大喝：“——你忘了形吧！”日居斋顶楼的人都汗毛一炸，以为靶子是自己。

吴老太的老伴在北湖边摆个摊修车兼修鞋。他是个和善的瘦小老头，与吴老太神貌皆大异。一般门房都是老头子做，老婆子为辅，他们家是例外。老头姓什么不知道，有人叫他吴师傅他也答应。其实吴师傅是吴老太，这里对门房的叫法都是师傅。吴师傅的女儿也是个师傅，掌管日居斋。听人叫她谭姐，再听说她就是吴师傅的女儿，由此可推算出吴师傅老伴应该姓谭。谭姐长相像爹，脾气像妈，不太肯笑，惯常的动作是手指间夹根烟，绷着脸，计算着心头之事。

小鱼搬进月诸斋是1994年的夏天。她的同学宋小明帮她把两个行李包提来，进月诸斋之前小鱼先进旁边的小卖部买饮料。附着月诸斋搭盖的一间小小平房，隔成前后两半，各种杂食日用品恨不能堆到天花板上。小鱼买了两瓶橘子汁，柜台里脸上表情像白痴的女人拿开瓶器嗞地开一瓶，嗞嘎——又开一瓶，小鱼看见瓶口被她开破了，几片碎玻璃掉了进去。小鱼说：“破了，换一瓶。”女人开口咦咦唔唔说话，小鱼什么也听不清，原来那女人的舌头天生有毛病，就这样艰难地讲了三十年话。虽然听不清，那意思却很明白：不肯。既然理屈词穷，舌头的毛病就帮了她忙，好像有很多理由在被陈述，唔唔不已。小鱼有些气，就口齿清楚地说：“那我送给你喝吧。”

宋小明跟小鱼上五楼，一路东张西望，这教师宿舍比他所在外资公司的宿舍差远了。小鱼已经来过几次，这一次靠楼梯口的501门开着，一个挺好看的年轻女人正从水房出来，见了小鱼的光景，笑笑表示招呼。小鱼开了505的门，和宋小明坐下休息。这时508的戴菁闻声过来发展外交。戴菁也才住进来两天，但她已经拜访过吴老太了。

3 雨无正

《诗经·雨无正》：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戴菁在进月诸斋之前不认识小鱼，但认识柏舟。她和柏舟读本科的时候就住得很近，在同一栋宿舍楼的同一层，四年里相当脸熟。90级毕业分配的时候，她俩都知道了对方要留校。柏舟是哲学系的，分配到教育系教基础课。而戴菁是教育系的，却进了教学管理处，要到行政楼里上班。戴菁主动来找柏舟寒暄，说自己一直就很注意柏舟的，看这女孩子多么有书卷气多么与众不同啊，现在能一起留校，说明她和她有缘分，是注定要成朋友的。柏舟客气应答，心里开始考虑怎么避开她。留校，首先就要去房管科分配宿舍，她不想和戴菁一同去，免得被分到一间房里住。这四年虽没打过交道，她可深知戴菁的厉害。何况戴菁又分在了教管处——谁知道她走了什么门路——教管处动不动就发动教学检查什么的，戴菁要跟她住一起，就像是在对她进行长期的日夜监控。戴菁这人，就想探测别人控制别人。柏舟推说有急事要先回家一趟，等八月末返校再去房管科，大家肯定都是住月诸斋的，不久就能再见面。戴菁很专心地听完了，点头表示柏舟说得有理。她听懂了柏舟的潜台词，以她自认的冰雪聪明。其实她也不想和柏舟住，她想一个人住。原则上，学校给单身教工分配两人一间宿舍，可戴菁早看穿了：哼，哪有什么原则，哄傻瓜呢！

柏舟为了自己的话，只好先回荆州她父母家过了暑假，这是她第一次被戴菁牵制。不过这样也好，房子的事跟任何事一样，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八月底柏舟返校，去房管科之前先来月诸斋探看虚实。她拎一袋水果到101吴师傅处去坐。吴师傅对

着水果笑了笑，看上去心情不错。柏舟问起戴菁，吴师傅热情洋溢地说：“哦，小戴啊，她住508。她是个好老实的姑娘呀！”柏舟诧异戴菁用什么办法使得吴师傅对她作出如此评价。四年大学，说戴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说她老实。老实离戴菁十万八千里。当柏舟问吴师傅哪几间房还空着，吴师傅的脸色顿时阴下来了。“没有。没有空房。哪来的空房?!”

柏舟只好告辞，自己上楼看看。从一楼到四楼，楼道里都满登登的摆满了煤气灶和放杂物的旧书桌，洗菜篓、砧板、碗筷放在桌上，炒锅和锅铲则挂在墙上，滴下来的油在墙上以流动的形态凝成了固体油。东西太多，走廊里光线阴暗。中部的天花板上装有一个灯泡，想是坏了或者不够亮，因为不少住户都拉了一根电线吊一个灯泡在自家的灶台上方。五楼比较空，只有一两个门外有灶台，可能单身居多。戴菁真是会找地方，柏舟想。508的门关着，柏舟还是把脚步放轻，免得戴菁神出鬼没地开门。505的房门倒是开着，里面一个对着窗看书的女孩子听见响动回过头来。她的两只大眼睛好像能养鱼似的。这就是小鱼。柏舟到房管科，科里一个叫胡武松的给她开房票，说：“505好不好？有一个外语系的女孩才搬进去，你跟她一起住。”柏舟想起小鱼的天真神态，点了点头——虽然她不愿意住五楼，想避开戴菁，可是胡武松说了：“你以为有几多房子把你挑？”

4 伐柯

《诗经·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小鱼就是戴菁所说的那种傻瓜。哪有自己先进了一间房子，还肯让别人进来分一半的呢！小鱼去房管科领房票的时间比戴菁早，进月诸斋却比她晚。小鱼的学生宿舍那边自打毕业那天起就开始赶人了，每天管理员赶三回，维修员赶两回，捡破烂的居然也来赶个三四回，把小鱼赶得走投无路。房管科的胡武松先开给小鱼508。小鱼到508，门紧闭，从门上的玻璃看见屋里有些杂物破烂，占着大半个房间。又到房管科去问，508的原住户名叫周亚亚，十分凶悍，她早就分到套房搬到家属区去了，却不肯把这些东西拿走，占着两处房。房管科无奈她何，几次三番想利用新住户去对付周亚亚，无一成功。胡武松把周亚亚的地址给小鱼，小鱼顶着酷暑找到了周亚亚的家。周亚亚在门里厉声问：“哪个？”小鱼说明原委，她哗啦一声拉开了门，目光如电。小鱼找她要508的钥匙，她说不行，她的东西在里面，不见了找谁？小鱼说我就是分在508住的，你的东西能不能拿走？不行！我的东西放哪里？！小鱼见她不可理喻，心想找胡武松只怕还容易些。胡武松晓得她要回来的。他一看小鱼就知道她找周亚亚是白找——从前有样貌生猛的人扯皮都扯不过周亚亚。小鱼的大眼睛看着他，他忽然有些心软。他重新开了一张房票给她，就是505。不过他说：“我还要分一个人进来的啊。”

戴菁在小鱼后面去房管科，胡武松又把508开给她。戴菁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嗲声问：“508好不好啊？”胡武松说好啊，么样不好？日居月诸两个斋是风水宝地。你看看我们办公的



钱柄